

(2) 翻译原稿 (中国語版)

公害审判的斗争 森胁君雄先生证言

制作 大阪人权博物馆 2005 年 12 月

DVD 34 分钟

0:00:07 公害审判的斗争

0:00:16 解说 森胁君雄先生，1935 年出生。自从搬到大阪西淀川区之后，一直受到烟尘和噪音等公害的困扰。森胁先生一直是西淀川公害被害者的审判斗争的先锋，至今持续从事着与反公害相关的诸多活动。2004 年 11 月，在其活动基地的蓝天大楼及其旁边的大野川林荫大道上，博物馆研究员吉村智博对森胁先生就地区重生进行了采访。

0:00:59 吉村 作为一名西淀川公害的受害者，森胁先生您有过非常痛苦的回忆以及哮喘的亲身体验吧。

森胁 我的哮喘是在结婚后不久，1961 年左右发病的。当时，我还是出租车司机。感到身体不适就回家休息，到了傍晚肯定会咳嗽。

之后哮喘就会发。

从家到医院最多就 600 米的距离。可这段距离却竟然需要 40 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接受了注射。

可是回来后不过 20 分钟左右，哮喘就又开始发作。

去医院很痛苦，所以坚持忍到早晨。

另一方面也觉得叫醒医生不大好。在家里一直等到早上天亮第一声鸟叫，可是这之间的痛苦却很漫长。

特别是说到跟妻子的关系。想到她在旁边舒服地睡着，甚至会觉得生气。曾经用绳子把脚和脚绑起来，因为发病严重的时候连声音都发不出来，那时用脚就可以把妻子唤醒。这样难受的情况也曾有。

对于哮喘的发作，我还是比较清楚的。这是进入运动之前的状况。

0:03:30 吉村 <周围>有很多人都是原本身体很健康，但由于受到复合污染、大气污染、道路公害等影响，身体状况恶化，经历了痛苦。

森脇 为建医院，1967 年左右我曾到一个叫大和田的地方。（西淀川区内的一个城市名）

由于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所以想和当地的人们，特别是孩子搞好关系。于是我去大和田公园，把当地的孩子叫到一起打垒球。

给孩子们冰棍时，他们都凑了过来。但有一个孩子却怎么也不愿意加进来。那是一个 7 岁左右的孩子。我说：“我们也让那孩子加进来吧。”但其他的孩子都说：“他有哮喘病。”

据说，那个孩子球啊垒球之类的一次也没有打过。我说“那样的话，我给你们糖，让他打一次球吧。”这样那孩子终于拿着球棒站到了击球区。

虽然很快就三次击空出局，但他却非常高兴。垒球结束后，拉着我的胳膊一直把我领到了他家。

然而，我进到他家中坐下后，却发现榻榻米上有很多类似猫或什么东西抓挠后留下的红的、黑的、白的印迹。

于是我就问他的母亲这是怎么回事，孩子的母亲回答说“这些是这孩子夜里很难受用指甲抠的。”

孩子的手指甲插入到榻榻米的草席中，指头渗出血来。红的是新弄出来的，黑的是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

那时榻榻米上有 3 条抓痕。孩子在夜里难受，抓得满手都是血。听孩子的母亲讲述了孩子是如此的痛苦，我想：“这真的很严重啊。”

“那母亲您是怎么办的呢？”我这样问后，那位母亲回答到，“总之，通宵背着这孩子辗转在能接受治疗的医院间。为此，我从来没有一次是穿着睡衣睡觉的，而且为了能够随时可以起来，一直钻在桌炉里睡觉。”

竟然有这样的孩子，有病情如此严重的孩子存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非常震惊。这也成为我要帮助这些人开展运动的一个契机。

还有一位叫网城千佳子的。她在去本町工作的回途中，到阪神的尼崎站时想喝水，就在那时也就是 19 岁时发病了，救护车把她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但是，没有接受治疗就死去了。

当时在治疗时，如果是像现在一样，“这是哮喘公害病，所以请这样治疗”的状况，或许那孩子还有救。

正因为看到那些病情严重的人，我觉得为了让那些病人能得到很好的治疗真的非常需要建造医院，于是我加入了医院建设和救济患者的运动中。这成为我一生的运动。

我辗转多次，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换了好几回工作单位。但这个（公害反对运动）却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与其说这是最适合我的，不如说我深信这是我自己的工作。

0:08:56 吉村

您自身哮喘的痛苦体验加上当时地区，我想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身边儿童们的苦痛以及父母的苦痛。这些与您自身的体验相重合，成为了这一运动的契机。正好话也说到这里，1972 年成立了公害患者及其家人协会。

您能告诉我该会成立前后的一些回忆、状况以及轶事吗？

森胁

在患者会成立之前，事实上消除公害是大家一致的要求。

正好那时出来岛（西淀川区的一个地名）有一个叫永大石油的公司，味道非常难闻。

一夜之间，方圆千户人家的牵牛花都枯萎了，甚至天上飞的鸟儿也落下来了。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工厂。

我最初的斗争就是永大石油公害。公害反对斗争和医院建设运动一起，不断扩大。这其中，从 1969 年开始西淀川区成为《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的旧制度《特别措置法》（与公害相关的健康受害救济方面的特别措置法）的指定区域。

但我们想建立患者会还是在那之后很多年。1972 年左右开始才有这个想法。

在这期间（直到患者会建立），对大家来说，比起患者救济，大家关注的中心是公害反对斗争，也就是“消除公害”运动。

然而，四日市的大气污染审判结果在 1972 年出来了。

四日市审判判决显示，公害患者可以从企业得到赔偿。

于是大家开始“试着学习四日市的审判结果。一边支持四日市的审判，一边学习吧。”

西淀川的大气污染和受害是怎样的状况。我们开始着手调查，孩子中以及保育所里有多少程度，百分之多少的受害等。

我当时是保育所监护人协会的会长。

因为对西淀川 11 所保育所都挨个进行了调查。真的有非常多的患者。

有了这样的经历，看到患者的严重状况，我与西淀川区医师协会共同决定在西淀川建立一个患者会。于是在各个医院的挂号处摆放加入患者会的申请表，以此召集了会员。患者会建立起来是在 1972 年 10 月 29 日。

0:12:55 吉村

这些请愿活动不断进行，1978 年 4 月 20 日将国家、阪神高速道路公团、10 家大型企业告上了大阪地方法院。

您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森胁

首先，补偿法（公害健康补偿法）已经建立。但在这一制度中，损害赔偿的性格依旧模糊。

进行污染的犯人在哪里，这一点还不明确。

这一制度以课税为名，从全国的企业筹集资金，但由于是保险式的筹集，那些伤害我们的企业出了百分之几的钱，并不清楚。因此无论如何为了弄清楚到现在为止伤害我们的公司是哪里的，我们总结成了书。

这就是《消除西淀川公害！》那本书。其中，受害者的百分比，以及西淀川正在成为尼崎及其邻区此花区的“二次污染”地，也正是那时知道的。

在这之中，我们向四日市学习，想进行审判。但法院却没有受理。

因此我们拿出文书，恳请大阪律师协会，无论如何都要进行诉讼，希望他们能够帮忙。

在大阪律师协会中建立了西淀川研究会。从那之后差不多 4 年吧，1973 年左右开始，提起诉讼是在 1978 年，真是花费了不少时间啊。

因此这期间一直祈愿能够进行西淀川诉讼。

大阪律师协会的西淀川研究会之外，青年法律家协会中也成立了西淀川研究会。这两会联合在一起，最终打出了结论。

于是，这一系列活动之后，诉讼审判得以进行。

“虽然没有打赢的希望，但至少审判已经开始了。”辩护律师这样对我们说。从那以后提起诉讼以及审判整体的准备开始了，终于到达了审判斗争的阶段。这花费了很长时间。到提起诉讼为止真的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对于西淀川的我们来说，这次审判是想不到的艰难。

0:16:27 吉村 审判过程是从准备阶段开始，到提起诉讼，然后证人陈述证词，接着企业提出反对意见等，过程复杂并且耗时长久。在这之中，不好意思，时间跨度有些大，1991年3月，法庭向被告企业下达了赔偿命令，而那时国家和道路公团的责任依旧是模糊的。

国家和道路公团的责任是在1995年得以明确的。首先是关于企业赔偿，当您听到第一次诉讼的宣判时，您的心情如何？

森胁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会赢。

首先想到的是输。

我当时只考虑了当我们输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所以，当天我没有进入法庭。

如果输了的话，就必须提高舆论关心。收集100万人的署名向法庭提交，接着不断积累，让舆论高涨。但对于当天的判决我不是很清楚，我们有6000人包围着法庭。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判决有什么异常的话，我打算向法庭提出抗议。

因此，我当时认为即使输了也能够抓住对方点什么。不过归根到底，还是当时的那种情势、运动的那般高涨以及诸多人士的签字，法庭才最终做出判决，我们的第一次诉讼才得以胜出。

在西淀川审判中最难的争论点“共同不法性”（企业共同责任）得到认可。

但其他的争论点都输掉了。

即使是这样，但至少还是胜了，那时我们大家都特别高兴。

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我从3天前开始就开始腹泻，一直停不了，因此判决那天我本人能够在现场已经很不容易。

输了该怎么办，下面的决定必须由自己来下。宣判当天我的神经非常集中。

0:19:46 吉村 在当时的临时行政调查会也进行了17次静坐。与行政部门一直进行交涉。

以森胁先生为首，患者会、原告团以及各界人士一起行动。这之中同席的还有那些因公害这种毫无道理的原因而失去自己孩子和亲人的人士。

正是这些人的意念，作为一种后推力量，使大家下定了决心吧。

森胁 去东京时，大多是在特别寒冷的时候。1月5号左右也有。土光敏夫临时行政调查会也终于开始运转。这之中关于公害指定地域的文章，在正月就早早写好了。

在那样寒冷的时候，大家一起去，这种情况很多。一般人士加入到我们中后都会感冒，但不可思议的是患者们却没有感冒。

患者回去之后有人去世，有人病情发生诸多变化等，但在那里斗争时，神经紧张，无论如何都要赢得斗争，这样的意志很强，所以没有感冒。大家真的都按照我们说的在做，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集体。

因此在审判中，没有一个人从集体中离开。与全国人民一起，在这场大气污染运动中，没有分裂地完成了一场斗争。我认为这一内在点是最重要的。

归根到底，只有受害者团结在一起才能使共同斗争成为可能。

0:22:18 吉村 公害被害这一事实在全国公开后，一方面是西淀川的关注度上升，而另一方面，在您的记忆中是否有类似无情的诽谤、中伤或指名谴责患者等不愉快的经历？

森胁 比起在地方的不愉快经历，当时与国家、经团连的关系，我们都正面接受过。经团连制作类似“空气已经如此干净，还有患者出现真是不可思议。”的宣传手册等，对患者进行了彻底的攻击。

在西淀川区，有比淀川区多 10 倍以上的患者。

那里的医院肆意地制造患者等，各种中伤在那本书中都写到了。

如今活跃在第一线的人们，传媒、财界的首席，以及议会的工作人员们，都曾堂而皇之的说过这些话。

这真的让人很生气。

在西淀川区患者增加，并不是谁使他增加的。患者的数目通过数字呈现。并且，病这种东西不是想做就能做出来的。有公害病认定审查会，其审查结果由大阪市认定的。

然而，国家、经团连等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后发表一些言论，对患者说，“已经得到‘损害赔偿’这一性质的东西了，还要告上法庭，究竟怎么回事。”对患者进行施压也确实有的。

但是我们在东京进行斗争，只为大义名分在大阪进行斗争，地区的那些诽谤、中伤几乎没有听过。这是好的。

但是当我们进入审判开始阶段时，某些企业把在自己公司工作的人员（那些想进行审判的人员）都一一挑出来。在患者会中，班长的名册是会公布的。这一名册一旦公布，那些企业的人士肯定会来拒绝上法庭。

问其原因，他们回答：“因为被公司点名了，所以不能去法庭。”也有一个人说：“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在那家公司上班了。”

“所以这以后我就不能参加这场斗争了。”以这样的方式来拒绝的人之后还有很多。

然而，这之后在中央政府进行的斗争却更加艰难。

0:26:00 吉村 我曾对几位患者进行了采访。森胁先生所说的“对国家的大义名分”，我认为对于团结患者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不管怎样，在地方，在孩子们中，对着患者问：“你是不是拿奖励金啊。”或者将患者排除在外的言论我也听说过。

森胁 在我所知范围内，小学生游泳时，哮喘儿童要求与其他儿童带不同的帽子。

我曾发火道，“这是为什么？”“这孩子有哮喘，身体弱，为了以防万一，这样醒目些。”对方这样回答。“这不是问题所在。”我曾则这样阻止过。

如果具体举例，我想还会有很多。比如，有人为此都不能出嫁。

西淀川的公害患者、哮喘患者，据说之后有人都不能出嫁。更严重的是，工作时由于是哮喘患者，会变成劝退的对象。在患者会制作的原告 519 人的证言集中，这样的事情被大量地提到。

0:28:01 吉村 最初的时候，企业还很盛气凌人，与各种组织进行交涉，作为公害的原因方他们却拒不承认。跟刚才的话题有些远，下面我想问您的是，1995 年达成和解时，在患者会的诸位人士或原告团的诸位人士面前，企业的领导鞠躬道歉时，您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森胁 想到让企业鞠躬道歉，其实是在千叶审判和解的时候。那时媒体还没有介入。首先，我向千叶患者会的相关人员提议：“让企业的人向患者鞠躬道歉，不是很好吗？”之后，我再询问了企业的意见。于是，出席的干部鞠躬道歉了。

这下，患者们发出了“谢谢”的声音。

这是患者的心情，归根到底是心愿，希望企业能鞠躬道歉，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不是行跪拜礼，而是聚集在一起鞠躬道歉最好。

因此，在西淀川和解时，通过详细的法律文书，这是辩护律师在和解时想到的办法。

其次，企业干部鞠躬道歉是符合患者的心情的。这是患者的心情。

于是我们向企业说了那个。

另外，《将这个城市恢复它原来的样子》这篇文章在日本首次加入了和解条款中，这也是患者的意思。

这些不是律师们的问题。

虽说以上有 3 个要求，但在和解时，企业的领导人能鞠躬道歉，即使和解的内容中还有些许模糊的地方，也心满意足了。对于全体患者来说，他们会感到“一直斗争到现在真好。”

也确有“鞠躬，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意见。

但是，越是对于那些坚持到现在的人来说，那一瞬间激烈的感情越能转变成感谢的话语。在我这里（西淀川），患者们虽然没有大声地说出“谢谢”，但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在那时说道：“以后，在街区城市建设时，我们一起努力。”与此同时，我还说到：“今天你们能鞠躬道歉，真的感谢。”这是原稿上没有的内容。

0:31:23 吉村 通过蓝天财团的日常活动加紧与地区的联系，活动口号中所说的使下一代拥有自然、蓝天等等。对于让下一代继承没有公害的城市，其意义您是怎么想的呢？

森胁 我想把西淀川建为一个有蜻蜓飞舞的城市。在审判斗争之后我就这么想了。

让蜻蜓飞翔，想想是挺简单的。但这不仅需要有水边，还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保持自然。

患者们所期望的，“想传递的是蓝天”，其实就是希望给子子孙孙留下清洁的空气。对于那些被污染的地方，即使是一点点，也希望它能够使它们得以改善。

如今我们的活动正是为了实现并继承这样的愿望。但其实这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如今我们开展了几项活动。公害资料（到目前为止的居民运动资料以及审判资料）被保留下来了。

在这里，为了把它建成一座适于居住的城市，与地区的居民们一起，相互对话，共同努力。

还有，要继续推进对孩子们的环境教育。

此外，通过患者“证言人”、接纳修学旅行等等一系列活动，向地方及全国普及宣传我们西淀川，如今我们也正在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制作 大阪人权博物馆

制作年度

映像：2005年（平成17年）

中文字幕：2010年（平成22年）

中文翻译 巫靚女士、高娜女士、樱井明治先生

字幕编辑协力 株式会社ダイメディア

《2009年度大气污染经验信息传播事业》

财团法人公害地区再生中心（蓝天财团）